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上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夢齡遜莊　毓齡問袁　增輯

襄公名午

公即位
參看文公成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孔疏公生于會沙隨之歲知即位之年方四歲

穀　繼正即位正也

○會圍宋彭城
師氏曰不書宋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勢亂與諸侯討叛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胡傳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繫之宋者謹王度聖人親筆

之功矣趙氏曰韓公
脩詞叛得其職矣立
列國和會也彭城繫
宋與大門繫宋許
繫衛同孝氏曰晉侯
為于為義貞氏曰韓
厥善謀戊助義北方
積衰頼此復振
公羊不與楚專封永
嫁陸氏曰非封也穀
不與齊不歸趙氏
曰意不如此
・厥伐鄭次鄫
高氏曰晉以韓厥已
足當鄭不欲重勤東
諸侯也且備楚出也
趙氏曰韓厥攻其前
五國援其後楚兵不

左傳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於晉

伯攻衛

晉追書宋楚不得擅取魚石不得私受乃宋牛君受于周先王者也而晉伯之功亦見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胡傳降彭城遂伐鄭放于義而行者也楚救鄭不書例之也

左傳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

出則一戰敗延以奪鄭而有餘楚出則五國足以敵王而不繼故書次以美其得閒罪之與羅氏曰晉悼之次衆止及閒兩得齊有次隙●按左傳云帥諸侯之師係宋衛等中來諸侯之師係齊與等後鄭之師加其師中以二晉師爲閒也

壬夫侵宋 家氏曰將以雪恥耻益其焉汪氏曰楚懼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也

邾子朝

晉師晉師曰鄭以鄭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汪氏曰次者不欲速鬭以虔鄭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書侵無名加兵也

左傳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注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季氏曰邾子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復來賀之

左傳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楊氏曰世本及左傳邾宣公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

初公新立也王不討宋至故無貶

●前劉聘晉頻焉按左以為亂杜註將以王討宋至胡傳以計已至冬下未到日何能必其遠近耶

●鄭師伐宋

鄭之不服于晉厲公無德以來之也公悼公有合義之師而鄭成以楚君集矢于目之故懷小信而忘大義甘心從楚背晉惟楚令是從故書伐以訊之

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杜註冬者十月初王討未至故傳譏之公穀註疏皆同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杜註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疾

左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惟楚令是從不能改過從義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也襄公嫡母

左傳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杜註頌琴琴名猶善成公母齊姜成公妻

鄭伯睔卒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附楚故諸侯不會葬也

晉宋衛侵鄭

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君子善之則此不待貶而見矣穀梁錄

劉氏曰疏乃將尊師少之例非爲稍前鄭侵衛我也稍去声

○會繒于戚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孔頴長歷此年六月壬寅朔無庚辰經誤傳是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杜註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

【左】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杜註晉伐喪非禮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按會戚謀鄭孟獻子請城虎牢者謀迓之謀可以偪鄭可以制楚又可以致齊而促伐可息而諸侯可安知武子以為善而用之杜註及下城虎牢諸說可參看王氏謂大夫專會此條不重專會意是時悼公方明大夫必受命而行觀城虎牢之計亦云將復于寡君可知

葬齊姜

公羊未詳陳氏曰穆姜有妻稱季文子取以葬公羊不知婦尤姑死故作是詞

入于戚 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蘇氏曰城虎牢偪鄭明年而鄭盟

傳左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 亦有叙法

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吾

不自專 齊來

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

不來 將伐齊

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

君賴之 杜註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傳言裕能用善謀

乙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註三月葬速葬譏也

傳左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豹如宋
以左還勸武爲重數
氏與政若卒
○會戚城虎牢
權氏曰諸侯成也陳
氏曰所以安列國患
征伐趙氏曰安一國
之功小以一國寧諸侯
之故彭城散宋安天
下之功大以天下之
辟書必於虎牢不繫
鄭非特鄭難辟楚亦
恐晉攻難將鄭至六
年無以陳入以城所
以距楚御鄭二國之
功此政有力焉

叔孫豹如宋　趙氏曰襄幼事專于仲孫蔑元卿季文子卒叔孫氏復出任事以謝而任政

左傳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沈氏曰不繫鄭與晉也

左傳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所以制鄭懼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申賄而專畏齊王夫殺之是君臣同辟故稱國殺大夫

左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嬰齊伐吳

按楚共欲與晉爭鄭恐吳躡其後故伐吳子重既爲令尹用逸欲建功乃所獲不抵所亡宜其王之不能有鄭而子重因國人之咎遂遇心疾而卒也

公如晉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許氏曰與晉仇結吳怨其王所以不振也

左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高氏曰楚始伐吳以吳與鍾離之會也楚自鄢陵後與諸侯并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允伐

公如晉

王張是時乃七歲何以行禮

。盟長樗

杜註出国都盟于外

高氏曰悼之敬也張氏曰晉賢大夫向不知義以相其君家氏曰公童稚悼勤于用禮羡之李氏曰台敵向戌特出盟于劉與此同汪氏曰晉襄以陽處父盟文公三年改盟又于国都晉人亦與文公盟于其国惟此悼公特出都盟宜其復伯也

。公羊曰晉朝晉而歸也晉君方

左傳 公如晉始朝也。高氏曰襄公侯不朝王孫不可援以成人禮也豈可朝周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孔疏晉侯謙以待人故出國都盟

左傳 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禮太過 稽首字應

公至自晉 杜註本非會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為重故不以長樗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城虎牢之役 胡傳同慎楚也以王臣預盟則不待書同而罪自見

左傳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

明可恃亦無危

○會雞澤

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盟[illegible]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出來整頓一番楚始衰矣張氏曰雞澤之盟與桓公的上葵邱盟說具事不在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新城

○陳袁僑如會

按陳因楚子辛之侵欲又聞晉悼之勤義故求可與晉是時之陳侯如會此矣

於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illegible]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杜註靈王新即位使王臣出盟以安王室無私

經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盟故書同

陳侯使袁僑如會杜註陳疾楚政而自來本非召會故言如會

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自辰陵二十八年從楚今從晉

大夫與僑盟杜註諸侯既盟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孔疏准會未有陳故于諸侯之大夫則不得但陳故殊之劉氏曰諸侯之大夫以有受命之詞趙氏曰一會得二盟因其亦從來然則以求來而陳以臣等故難譏以諸侯盟鄭君伐而以大夫盟陳臣爾卑正矣。穀梁大於啖氏曰謂大夫私盟非也故公方明以為失正過矣

公至自晉

公羊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諸侯既會陳慕義而至

穀梁 如會外乎會也于會受命也。范註外明本非會內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參看前如會解

左傳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趙氏曰僑至無盟則懷附不固故自及盟則僑實抗故命大夫盟之祇甚安而分甚明悼賢矣

公羊 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秋公至自會 杜氏曰公喻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趙氏曰許遷于葉近楚必不能違事晉徒征之無益矣

左傳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

新。許自夏。許秩爲貴、公而七歲與幼弟在亦以危之

●前後伐許不念保陳而從事于至遣之許徒勞無功矣

陳侯午卒　左來録穆叔引文王事。卻事君欲于以楚有亂陳從服楚皆畢見也。胡傳襄公名午不諱者從其質也詩書臨文不諱也後世避亂歉侯忌諱繁吉亂矣

○豹如晉　報聘是修好之亂固

許。蘇氏曰。許事楚張氏曰數賢大夫也陳服不能輔悼荇修德保陳遂以師伐許宜陳亦失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楚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不聽命而復侵陳

夏叔孫豹如晉報荀罃之聘高氏曰且爲鄫世子故也

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

此見物知禮之等正
是他知禮處
俞氏曰寡君皆拜故
曰敢不拜而君是賜
非故曰臣不敢及又
曰大章旅當武子同
彼碗而嚴此朴而徐
按此篇朴而該疏而
嚴兼有之

姒氏薨

家氏曰此成公妾前
年書夫人姜氏有兩
夫人不知貶而義自
見

杜註季孫以定姒本
賤欲殯不過廟又不
反哭慶大匠名蒲人
樹六檟季欲自爲櫬

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註成公妾襄公母 姒公作弋下定姒同

左傳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

衛非也按醫者大略任意取之也非如杜注不以道取之謂匠因其自述用於擬學亦不能此之

公如晉

杜註鄭攻晉盟鄭多少之攻也鄭小國欲使屬晉如須何處貝之比助已出貢賦按此年幼屬喪二處須兼用

●陳圖瞋

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圍陳納頓子于頓

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汪氏曰陳附晉偕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許氏曰葬速祇略也高氏曰死僅二十三日

公羊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公生所養母稱夫人稱小君蹤成風也

冬公如晉　王氏曰襄公七歲耳幼君奔走豈得已哉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

左傳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請屬鄫之故）（言屬鄫之庇）

陳畏楚不敢討今公
晉國之進其後篡代
許圍頓見晉畏楚誅
也

公至晉
公時年九歲而奔走
于外傷之

● 鄭發來聘
趙氏曰鄭成聘于楚
今襄公復從禮義之
風行聘問之禮亦是
嘉矣

● 豹巫如晉
劉氏曰鄫不勝莒會
之患求為附人以自
定其宗廟鄫失政
矣孫氏曰明年莒滅
鄫晉失伯主之道而

陳人圍頓。程氏曰陳侯居喪劉楚之與國以致討李氏曰甚楚忿與鄭獲蔡公子燮以叛楚同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左傳闕文　高氏曰著不朝正于廟也自公即而頻年如晉幾致二十年危之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李氏曰輸平後僅見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得息兵修好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自卑屬魯自私有之晉自尋許之皆罪也

【左傳】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穀梁】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公羊同

比往無爵矣王氏曰參乱之下氏曰諸侯世子不想以使卿詳子事伯臣于大夫非禮也

●會吳善道
杜注晉欲與吳爲所故不吝又欲先告晉道使會之故曰會吳孔疏相及雙離被會吳于會厭不殊會晉吳來也

殺王夫
稱國刻氏王氏皆以爲非辟上家氏曰也猶有吠但用刑過慘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許氏曰晉楚爭衡故晉急吳

左傳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晉欲吳挾楚也

秋大雩

左傳　秋大雩旱也　高氏曰因旱祭恐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孫氏曰壬夫固有罪殺之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

左傳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其

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杜注共王鄢陵後八年中殺三卿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杜注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左傳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吳子前使壽越請聽好今使其臣來

公羊 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鄫稱人吳不稱人則不成詞也

公至自晉 自戚而歸既同會晉吳而又受命戍陳

留于戚

胡傳吳來會則進稱人程子曰吳來會升爲主也張氏曰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計皆先令戍陳而以能保陳爲功知非長策是以有求陳之嘆按此會吳爲重欲吳撓楚也戍陳藉說因會吳而命戍也

公至晉

春秋前會　冬戍陳
諸侯公慎思也皆士何不勉得以力與楚以計得陳乃先自謂有陳非吾事何哉
楚貞伐陳
陳從晉義也楚伐之不義也
○宜救陳
陳氏曰自是得陳矣
家氏曰戍于鄬所之時救于役兵之日晉戍晉救善辭也○恃晉果能以力與楚以討保陳未始不可有陳乃出何因楚用子囊遂言有陳非吾

冬戍陳　杜註諸侯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　程子曰非王命勤民罪也而助陳距楚義之可也

公羊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汪氏曰有他諸侯之義恐不卒戍遂至失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陳氏曰救義事也

左傳　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事將見保之不切趣二年而陳侯逃歸矣高氏家氏說善晉義陳氏謂自是無陳可參看

公至救陳前救陳高氏家氏說參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善救陳也。范註善之故以救致。

辛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季子武子則橫恣矣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文子卒而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汪氏云桓公卒子句立

【左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華弱奔

此見華弱之狎侮不敬亦見宋平公之無政刑也

滕子朝

滕伯振而諸侯睦也而浸小自貶

莒滅鄫

穀梁木緣歴氏曰莒

夏宋華弱來奔 高氏曰朝廷尚敬而瀆慢如此罪弱也家氏曰不書樂轡用刑不平也

左傳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俞氏曰杞小而去魯遠今會葬以婚姻故也叔姬嫁于杞定姒乃杞女也

滕子來朝 季氏曰滕向無朝此復來朝者以魯睦于晋頼魯為庇耳

左傳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孫氏曰莒滅以為附庸程氏曰鄫倶莒而求晋既晋與會戚今坐視不問彼崇卑矣

云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趙氏云此因昭四年取鄫云也鄫滅許復見經矣若鄫取外孫爲嗣莊六在鄫經當如梁亡之例言鄫亡矣

●豹如邾

魯本嘗賂邾今釋四年狐駘之怨而修儀父蔑好亦晉侯撫而諸侯睦之故歟

宿如晉

莘宿之論年用莒之非亂且莒其自出之鄫又何以見晉不討莒之失也

齊侯滅萊

左傳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呂氏曰此直是滅殺梁立異姓之事未敢深信

冬，叔孫豹如邾。李氏曰彝聘邾北此一條

左傳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高氏曰公初立邾子朝四年戰狐駘至是修好

季孫宿如晉。杜註宿始代父爲卿見大國趙氏曰父喪未期而出使公幼宿自爲之專也

左傳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請罪 張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謀以正小國之罪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高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遂拔之

左傳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

以齊滅萊罪小之罪也
圖之已久必滅之而
後已

○郯子朝
再通晉故郯親魯而
慢小白見

○三卜郊不從免
按三卜則不同四卜
五卜之瀆然亦卜郊

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公羊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季氏曰成七年吳伐郯郯從吳今與晉通不禁郯親魯故修舊好

穀梁 七年春郯子來朝郯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汪氏曰三卜雖合禮而四月非時不敬孰甚違

止于三月令不以盡
月則非非時矣譏合
祀而亦失此義者

[左]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
○蟄直立反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 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朝
穀梁于三小國皆衆
謂爾而嘗小自見

●城費
孫氏曰何乃城私邑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及費[illegible]城之[illegible]
衛氏[illegible]亦[illegible]其

小邾子來朝　季氏曰終春秋之世小邾卒葬不書終以考其世矣
[左]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郳亦字郳子來
城費　胡傳文子未嘗顧其私邑今肯費小費之書城見強私弱公之萌正氏門家臣叛[illegible]自哉
[左]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
○媚遺　善季
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illegible]有制故當[illegible]
[illegible]矣
・宿如衛
趙氏曰[illegible]如晉[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如晉[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晉[illegible]衛[illegible]
升於[illegible]可如衛
[illegible]之矣故冬
林父[illegible]盟[illegible]氏[illegible]
知小[illegible]大夫如晉
衛[illegible]之[illegible]
大[illegible]小之[illegible]見矣
林父[illegible]盟
[illegible]報聘[illegible]七年衛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故盟林父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見矣[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秋季孫宿如衛 李氏曰時莒執政務睦隣非私行也或宿欲往而臣以[illegible]則行之

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杜註爲災故書 高氏曰莊以前[illegible]後[illegible]不復書災多不勝書舉重以見[illegible]耳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桓其[illegible]。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illegible]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 [illegible]改也。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楚貞圍陳

胡氏曰書圍見楚恐陵列國憔悴者貞帥師亦見貞忽也趙氏曰伐未得志復發兵圍之近陳不出而逃歸從之也

會鄬

杜註鄬鄭地不成救故不書救陳氏曰自是凡會無陳矣張氏曰十月圍陳一冬始會諸侯還逃鄭地是有畏楚之心不能急救陳也

鄭伯如會卒

按春秋事據左氏次

蛇委蛇（順行。曲也）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杜註橫不順道必毀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書圍惡楚恃陵也不書救不力救且不急救也）

左傳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十月圍十二月始會宜失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頑公穀作原　鄵公作操）

左傳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

年鄭評公子以僖公之死也故子駟子罕以先之段群公子子駟之弒明矣公穀皆以爲弒但公羊爲中國諱谷梁爲鄭伯欲會中國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其曰大夫...皆不確故皆未錄

陳侯逃歸

按書逃歸陳侯也然晉不能力救且不迷救以我于此亦非晉也胡傳及高氏說兼看而救陳之何之言及會鄬所以咨看

●公如晉

按鄭伯大逝傳謂侯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杜註鄭地以瘧疾赴故不書弒劉氏曰從赴書見鄭無臣子也

陳侯逃歸高氏曰晉卒不能攘楚以安陳故陳侯內爲二慶所逼而逃然因晉而逃亦可羞矣

左傳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傳逃義曰逃逃匹夫之事義路也禮門也不能由是出入故書逃罪之

穀梁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汪氏曰凡逃楚不書陳鄭逃則書予齊晉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汪氏曰八年三朝晉勤於伯倍于天子之禮故帥畏命

此說晉侯也夫義何所載，朝已同于重只在見八年，朝于晉前以命朝聘之數大約從叉義恃耳然亦帶矣

鄭侵蔡獲燮

杜註鄭從徐欲以媚晉勸而無謀以生國患故楚討人王氏曰鄭欲致楚從之故此之張氏曰不能遷國侵蔡挑楚〇氏曰侵楚與國以挑釁了所所以興發也李氏曰子國子耳失謀也〇按諸說皆而迎鄭有大恥侵蔡陽以媚晉

左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孫氏曰會不攻自聽切也

夏葬鄭僖公 以草赴則皆葬亦因舊史耳。觀存滅葬公子謀子駟則弒君明矣

左傳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杜注辟加罪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作濕後同

左傳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

□喻以靳從之而孔某夫子亦即作此子產所謂那丹蠲也

會邢邱

杜氏曰晉悼公孫宿得知國因晉大夫陳氏曰猶人不以大夫會盟至也張氏曰彼君臣之分諦上下之交而趙伯者荀且之政也○胡氏曰此悼之以諸侯聚盟諸侯皆承樂大夫可以命令行以行志此說亦可存

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盈子言焉將為戮矣

【公】此使也其言獲何使而言獲者適得之也

【穀】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五月甲辰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胡傳悼重煩諸侯使大夫聽命姑息愛人而不用德使政在大夫大夫書人謹其始也

【彙纂】晁解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公至自晉

晉不勞諸侯故公不親聽命而歸且自正月如晉至五月始歸亦著其久也

●亦善前會

莒伐我東

諸侯之責得之甚而晉伯亦不振也

貞伐鄭

家氏曰鄭從蔡以結晉然從楚伐宋誅也楚至而服矣季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兩屬始從晉汪氏曰自襄公作楚侵宋伐陳圍陳伐

公至自晉 公在而晉悼從大夫會下項諸侯也孔疏會下故云至則晉侯逾會公乃歸魯

莒人伐我東鄙 張氏曰滅鄫而曾不敢爭田主不討所以伐魯疆鄫田

左傳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晉力慮楚故也 王氏曰伯討不及

秋九月大雩

左傳 秋九月大雩旱也 參看前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胡傳討侵蔡及平不書罪鄭服楚也待強諸盟其能國乎

左傳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

鄭背晉大夫名氏騑
師不待晉而舉行見

情詞悲切無所控
告不能禁止語頗犯
嫌免晉言陪人

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

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起下伐鄭

晉將使士匄來聘 汪氏曰晉使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曾耕與国厚矣宜得諸侯也

○士匄聘

拜公之辱謝公朝也

襄戊十八年士匄來聘同告用師于鄭此

聘同告用師于鄭與

止攄來聘告伐鄭同

武曰文公以彤

弓賞當文公故宣子不敢

受此我何敢故宣

何受之爲知禮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

孫臧何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宋災

高氏曰宋向懦之以宋亂民相傳之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公羊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以故宋也僖大錄劉氏曰存火災從故存於此民日左氏以為來告得之哉未聞[illegible]之政[illegible]之間然則其來告也矣

九年春宋災杜註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總提正叙

救火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古之火正數句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按此語本稀與杜異極精切不得謂此亦不得謂浮夸

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拜公之
辱公又使宿報晉悼
伯之勤也然而過矣

○冬伐鄭盟戲
胡傳善爲國者不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
不戰知武子不戰於
戲得終勝之道矣李
氏曰乃會後三駕而
晉方失服北方之勢
未振鄭又從楚而入
之師有歸鄭役皆不

夏季孫宿如晉　穀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之禮勤矣

傳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評成公母滿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

傳 穆姜薨于東宮　後載維辟但史係諱而改　占姜辭而無德不足錄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公作穆姜家氏曰穆姜爲行失所幽以死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

欲戰必皆疑武宗曰
同盟外楚而誘其反
覆也季孫宿之信人
心未忘武子又待晉
勝之道悼備修德息
民于是成三駕之勳
即此盟乃晉楚爭鄭
之機括與汪氏上齊
桓在服楚皆文在勝
楚悼公徵莊要其時
子會而鄭猶叛楚設
强盛悼欲繼齊桓次
從之師則義未協服
昔折必從之伐不足
以厲其力故復爰
公所設之伝則克不
可命先君鄭膝之勝
不足以服其心也于

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

是不戒晉人楚既捷其緊狙之嶠又挑其覺陵之志但文以降于斯爲盛故予戲與亳北雖盟同以定鄭之反覆而晉于斯爲特筆以著晉之美

德字是主腦

禮字彊字亦是主腦

觀此則反覆可知矣

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

挿僭以私債違以德晉者本所以相后也知武子相晉亦有焉俞氏曰分軍敝楚之法伍子胥用之得志鄭之本營晉者存之

乃盟而還未了之局起後三駕此段到晉楚一戰而伯局一精神

德字施舍字滯字貫在此不貫串內收結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君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楚子伐鄭振旅于諸侯于二境强者來而鄭從之不知信其何以爲國趙氏曰楚子伐鄭鄭復爲楚故租之會鄭不在焉

未定而歸亦未了之局也後三駕

穀梁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楚子伐鄭 汪氏曰晉于自將溫陵列國也不書平與鄭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伐則從楚可知

胡傳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重信之言極是但鄭背晉則無信焉

會吳

趙氏曰會于楚地晝示楚以已得吳吳將同楚楚出爭鄭則懼吳躡其後故得服鄭而無楚患氏曰公單以急得功豈獨會故哉陳氏曰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歟云外之也夫錄劉氏曰會假亦在何不外之會淮夷亦在何不外之

遂滅偪陽

高氏曰偪陽楚與國汪氏曰偪陽及柤乃吳人北方之要衝滅以通吳也有滅譚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杜註柤楚地

左傳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張氏曰晉三會吳專以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公作傅劉氏曰滅人國非亂也左氏曰亂何哉

左傳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

滅逐偪陽以與戌
執晉伯還衛侯享滅
偪陽有功不旌過所
謂三王之罪人也
按此事荀偃士匄知
武下斷以成其志劫
晉成之罪遂因晉相
也滅國大罪雖楚與
國從偪陽君民何罪
平壤以其族付納諸
霍猶罪也若云偪與
罪之斷已阿遂滅之
耶武子有將才固然
然二子固請遂剛之
亦過也
又君曰晉侯目老夫
語在次餘以數何與
同人歸宅有錯簡

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

激將之法

杜註旨因會滅國非之也

接予宋公則晉未嘗自取所以謂自封通似寄兵非其滅國可也

杜註猶林殷天子之

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晉侯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

梁溪浦氏曰大波別名

杜註霍人晉邑

公羊作

不以滅偪陽致而以會致諱滅同姓大也

貞鄭伐宋

按此鄭從晉九年

鄭從楚伐宋●李氏曰

鄭從晉伐宋一見鄭

之反復再見成之十

六年三見此年同以

明年

○穀梁氏曰

所有者大偪陽

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

、敗其力、、。

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歸于德。融也何始存刻說見前

穀梁 遂直遂也

公至自會王氏曰致前事者二事偶舉其可道者會也會吳猶可諱自其惡也矣故以會致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高氏曰以宋受偪陽故

左傳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按此鄭甘從楚自往會伐也陳氏曰會伐宋師是固自為帥也自此伐始

晉師伐秦高氏曰去年秦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伐之孫氏曰晉秦交兵秦景公為楚共夫人

左傳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胡傳書師者以其輕民命于所不當用也

夏鄭從楚且侵衛秋楚子囊鄭[illegible]伐魯西鄙[illegible]月[illegible]耳侵宋役[illegible]夫[illegible]已甚宜[illegible]子謂其執政有災也

●晉[illegible]氏[illegible]

按[illegible]時[illegible]秦[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不秦[illegible]哉且晉何不[illegible]求而伐秦耶[illegible]相傳藏衛侯[illegible]國[illegible]命耶

莒伐我東

[illegible]之[illegible]怨[illegible]之不振也[illegible]何以不問哉

一●公會伐鄭

三駕之一[illegible]之師

秋莒人伐我東鄙 汪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來朋伐魯無忌憚甚矣

【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一駕牛首 趙氏曰楚鄭伐宋故伐鄭鄭不服故戍虎牢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孔疏宜在于男下而悼以齊大光先于善其其進之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殺作變付詐非盜故稱盜

【左】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

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

殺以從孫文故不得書其大夫孫氏只殺鄭伯失政刑也張氏曰鄭從楚弑僖公殺輒子從之鄭不能討而命殺之暫許懷下叛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穀梁謂以上下道逆上也未餘劉氏曰非也以上下道可曰盜殺其大夫乎

戍鄭虎牢

陳氏曰向之虎牢不繫鄭者為天下城之也今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趙氏曰諸侯戍之非合謀故戍也

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陳氏曰晉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

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

陳氏曰既從師旣成以逼鄭亦聽田晉略為鄭屏蔽威武並行以懷鄭鄭為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焉根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據其要害以向足以御楚反向足以臨鄭陳氏曰據制皆虎牢旁邑晉得既足計在據鄭而不係之使自服也

虛救鄭

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家氏曰搢嘗諸侯救於不

侯以為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此獨書救者見楚終不能救鄭也李氏曰紀其實而已

公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

然也唐士族將乞援于外而祈其君何異

至伐鄭

自一傳首且戍鄭至也彰二傳至伐季氏說

作三軍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謂之公車公徒臣下無私乘私民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今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譏之作以見其歸去公室也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穀梁鄭于虎牢未歸劉氏曰常文何必乎

公至自伐鄭 季氏曰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以此飲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君弱季氏强易舊制而尊兵權民不屬公矣

左傳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杜註季氏欲專其民假立中軍因以數作孔疏作中軍云作三軍者舊軍廢而全改之舊公必有三軍僖公復之三萬不成數也文公以來霸令軍多而費事務故減為二軍作三軍舍中軍時爲公室兼國叔專僖改作從舊陳氏曰忠二家分公室也○公云三郷鄰云諸侯一軍俱未歸趙氏曰魯卿已有四五不正三也周禮大國三軍侯初封大國也非一國矣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叔孫使盡爲公臣也杜註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非穆子所爲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吳氏曰因四十賁以著魯郊之僭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杜註欲致諸侯王氏曰子展本欲從晉何爲責武於人而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四上郊不郊

高氏曰魯郊非禮也今不郊非知其非也乃卜不從故耳汪氏云不郊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

●會之侵宋

鄭氏曰鄭知楚弱于晉而背楚于從晉輕于鄭楚乃宋與大衆爲一再有不然彰則楚師重則晉國舊以罪鄭大夫之過者也

公會伐鄭

二侵之二北林之師也高氏曰以鄭伯侵宋也張氏曰此類之師伐皆序爵作者作

說之使疆埸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後雖如所言然已宋而人勞行險徼幸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二書北林卓氏曰皆虛救宋虎牢先爲戍兵易爲聲援也

左傳 叔次古滌 有信洧米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

而序其次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僖公為之也。於是時兵入不去也。胡氏曰：一集日兵力不勞。

同盟亳城北

子展所謂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盟而厭切鄭，則晉不敢爭矣，乃歸。師從楚于同伐宋。初計一定，遂請盟而不顧其矣。其反覆如此，亦見盟不足恃也。

●楚子伐鄭

以二傳及林堯叟也，不以寺……

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程子曰：隨從楚，書同見其反覆。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杜註：書同，鄭服而知。

公至自伐鄭。李氏曰：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已，為無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

孫季氏曰稱陵非八
後事後于
●鄭伐宋
于庚所謂楚師至晉
又從之一也家者前會
之使宋伐
伐鄭會蕭魚
此伐鄭三從之三東
門之師也汪氏曰書
會美晉侯之功也猶
召陵也劉氏曰鄭卯
會之盟皆不書悼信
著君于諸侯不言而
諭不盟而信也戲
而先成盟而又叛以
楚遇之也蕭魚之役
楚服于外鄭服于內
兵不折然不敢悼御

子鄭伯伐宋胡傳同盟喜戎北鄭復從楚伐宋不從子展之謀也慢神墜極盟揩下人恃乎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高氏曰使楚道敝而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三駕東門得鄭而楚不能與爭矣釋宋不從前伐。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亦不叙前盟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不再盟信故也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推誠置腹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

殆服鄭之功豈不尤于前乎李氏曰晉制楚之道以力服爲以德懷以義勝讒會所爲遞汪氏曰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

子展所謂遷啓晉也同謝諤曰鄭服武侯七會而後再不叛矣蕭魚同

。公至自會

按此自三駕會蕭魚至也一駕牛首戊虎牢而鄭及齊平矣行以伐至二駕非禄盟亳城而鄭復行成矣而亦以伐致今三駕

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胡傳 悼公聽魏絳息民聽卻武子不戰自此鄭不背二十四年不誠能感也。

公羊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鄭服矣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會趙氏曰蕭魚至自悔不戰服鄭以會爲功不以伐爲功

穀梁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鄭服而兵息矣

觀其鄭門何以爲救
以?其信而不以力
也○?公三氏?以
伐者力不能保也
悼公三駕以爭鄭
誠足以服鄭也。
執良霄
植曰行人通君
以求於庭而昭鄭
之?也?氏曰書此
鄭之服晉所以知晉
之?而楚見矣。
令人伐晉
光?行報去年?勞
之?也惡人惡之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霄穀作宵杜註非使人之罪 行人說也右皆良文以使人非其罪

【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許氏曰楚力盡矣高氏曰無如之何執其使以紓不平之氣不復與晉爭鄭

【穀】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范註挈傳也 傳國命也

冬秦人伐晉 高氏曰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于是爲楚伐晉且報去年之役。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莒伐我圍台

莒二伐我於晉以疾共之謀傷晉之弱也

而救台入鄆

汪氏曰內大夫遂事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定公凡二事出也公子結媵陳婦遂及齊侯宋公盟以一事出而再遂事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專有利而[illegible]純不私矣

○士冠[illegible]

鮑變伐晉。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家氏曰晉為秦所敗春秋書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作邰鄆公作運 鄆莒邑

左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李氏曰作三軍後魯益弱以區區之莒而連年來伐

公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 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曰遂生事也大夫無遂詞也台在莒之出非國家而專行之得無君之心也

按諸侯之卿則聘諸侯可
以讓而見之矣蓋國
有事之交存真實于
材職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許氏曰：晉悼服鄭拒楚，而聘魯，尊將睦魯也。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此註，謝前年伐鄭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徐氏曰：吳至是乃書卒者，以其與列國會同，本在楚後，是以書之。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氏曰：書卒，以其暴盛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也。趙氏曰：不書葬，避其號耳。

●楚貞侵宋
楚既不能與晉爭鄭
而徒侵宋以張聲威
不能北方與國矣求
助于秦無功也
公如晉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李氏曰：落楚之無能為也。汪氏曰：傳言伐，經書侵，貶之也。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

滕事伯之恭然敬而太過則勞矣。

公至自晉

孔疏凡反行飲至必以嘉爵告廟有功則舍爵策勳焉勞告事而已。可參看公羊解。

●取邿

易疏從左爲圍。公羊亦作邿。民曰不書伐邿則非邿邑矣。按劉氏晤左言易之非誠以春秋之作所以示後世者善則褒惡則貶相待犯雖易存足爲法戒。但貶惡之中。亦有取之易者

之取鄭也。高氏曰。削秦者專罪楚也。季氏曰。楚加兵何無功者爲晉所逼而發喜讓固也自往拜聘是無諸歲也而言亂何繆高氏曰。晉一使聘而遂親朝事晉甚矣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非亂也。卷行太過非亂且狠況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計行飲至之亂杜氏曰公行歸年而後不可不告之

【左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邿公作詩。杜註小國也。高氏曰。魯乘亂取邿。以爲附庸。不言滅。內大惡也。趙氏曰。諱之

【左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二句、皆今

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 劉氏曰。貶惡也。非記易也。難易何足紀乎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孔以求其亂政數其師少師而不勝其勞力則…此不可不知…何以示法然…將…滅言…民有…之適以…而師…不討乎侵宋當不報者何氏謂…民敗…人亂…以為…則不…然亦失伯主之道矣

冬城防

按…有二防…伐宋取防此近宋之防也

隱會齊侯于防秋下
七年齊高厚伐我北
鄙圍防此近齊之防
也此年以後屢有齊
師備齊以邑非城
以武仲受邑故

會吳于向
按伯以卿為介叔老
不辟者使二卿并與
會者非也春秋之前
無卿服悼不親出會
而使大夫代之亦使
大夫伯悉息伯紫貴
吳前此欲與抗楚故
求吳此則因吳告敗
不得不會向立子數
吳代我之不德以退
吳人觀縣所而亦諸

冬城防臧氏曰魯有二防此近齊之防耳魯事晉外齊恃有齊師明年齊圍成知城防以備齊也

左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李氏曰莊二十九年城防矣今又城武仲始受邑也亦為強事之備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公作蠆後同胡傳宿以卿為介叔老不攻遂兩失老非君命使人之休

左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不直吳矣○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 ○一本大夫○

以其通楚使也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

以詳吳且鄭既會吳則唐諸侯會吳不以伐退吳則必信之其師勝行不可知名爲僞吳謀楚而晉以門爲許氏謂非會亦晉求吳非吳求晉未詳之例亂也何以晉不求吳吳不會晉守諸臣而子長矣○左氏宣子將執戎子駒支親數于朝後因其言賦詩不使與會附經無義爪水錄

○會伐秦

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列國將帥不和成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李氏曰晉會吳止此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秦兵報怨。先明伐之由。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竟境。近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魯語不欲。辽遲。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

德[illegible]迫晉[illegible]疑於齊代[illegible]以一二國一矢大[illegible]兵以[illegible]師出[illegible]從以[illegible]功[illegible]皆悼公[illegible]致諸侯事焉

按此事以罪晉[illegible]少諸侯之[illegible]為[illegible]求之將[illegible]不和故[illegible]無功既不以德威秦又無成以[illegible]秦此其大[illegible]之急也[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大夫不[illegible]向[illegible]亦如之[illegible]學伐秦[illegible]也求[illegible]氏曰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既不為[illegible]小[illegible]

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有行名許氏曰逐君未有若休父之[illegible]不名抑彊臣而存大義也

衛侯奔齊

汪氏曰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宜從公羊書名然考後又及僖二十八年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為之説因書名之例王氏曰胡傳語所以甚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孔子稱衛侯出奔也無此理但言出奔君無罪道或以強推上下比者而見惡載身以為歸罪於君者設之言也據氏曰胡傳云以自奔為辭歸咎人不然則林父殖無譏

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

乘孫大下而爲孫君之事皆惡之甚矣。○按上既謂推上下此事皆紀其出奔之下上孫林父寗殖諸侯大夫乃服成孫氏食邑也則其獨孫林父遂而出奔見矣

鄄人執之杜註公徒敗於阿澤故爲公執之

庾公尹公羨學孟子不同

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

莒侵東鄙

杜註報入鄆 趙氏曰莒因伐我矣無晉也 汪氏曰溴梁之執有由矣

楚貞伐吳

庸浦役在前年吳侵楚敗于庸浦吳敗楚今之伐皆因吳爲晉挑怨故非但以庸浦也

冬會戚

陳氏曰悼公之德衰矣張氏曰晉大夫之黨孫文雖惡且見季氏曰迹昭公在乾侯季孫宿遂於同惛問

莒人侵我東鄙 趙氏曰宿入鄆非兵有也晉遂以爲杜報之晉執而釋之如無罪歸之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汪氏曰楚既不得志于北方故致怨于吳

左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杜註不備不可以師趙氏曰楚不得志北方吳爲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許氏曰林父在知定剿也王氏曰合列國于孫氏私邑抑君助臣非正名之義

左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

豈假聰明不及少年矣

○向戌聘及盟

王氏曰不言公見戌侃也聘而遂盟已非禮外國君而際與大列盟于都外尤非禮伯子諱待衛若非諸侯待衛國大夫之所當施也○高氏曰不因聘而盟者必不固者當十年晉荀息衛孫良夫成十年晉衛孫林父襄五年衛孫林父皆然趙氏曰鄉地無劉由經推考劉夏逆王后相連而誤耳○高趙二說存參

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薛氏曰衛亂不討會以定之非義也王氏曰荀偃功遁情帷乾為假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孔疏劉爵城外地杜注報二年豹聘尋十一年亳盟許氏曰不盟于朝宗向戌故公弱甚矣

傳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問非也盟不言公及諱公自降故也

劉夏逆王后
穀云過我故書恐未然
劉氏曰王后尊得與
諸侯一例以過我書
哉

齊伐我北鄙
按此著齊無之暴也
此一伐也張氏曰自
鞍戰齊兵不至三十
餘年伐我故也今晉
悼公三年間六伐齊
而行圍圍之師

救成至遇
皆魯公之失也劉氏
曰式備不誹救總異
避公所爲所知矣
○宿豹城成郛
劉氏曰不能救成故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傳使士是不重大倫之大而輕天下之母。此譏非禮故書之。

左傳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孫氏曰書逆后二非禮則書也失氏曰齊歸女不書者得禮則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杜註遇魯地齊不敢至成。

公羊 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左傳在下。 高氏曰三家三分其民公室弱不足當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師去而城也因見三家之糙以堅其私邑焉

穀梁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辭上伐。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氏曰政遲大夫之徵。

成郕宋可以邑孟氏門而氏邑而叔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與人衆故其城野同不爲無戀而不可際

邾人伐我向

附齊黨莒後亦無晉失在溴梁之所謂似見諸也

○公會溴梁大夫盟

孔疏使大夫盟非曰亦出此問盟韓辭正言大夫即上會諸侯之大夫可知故也汪氏曰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名次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後

邾人伐我南鄙許氏曰齊與莒邾交伐國弱甚矣民分于三桓。故王氏曰邾屬齊黨莒也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而晉伯衰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鄭氏曰欲合諸侯而速葬平公非禮甚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趙氏曰原失伯之漸謂其始也。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

以大夫執之諸侯不
信大夫之終無諸侯
也〇下氏曰下公成父
志討邾莒報齊諸侯
有異志故齊此合以
嗣但然違其合諸侯
宴會不與歌詩不待
大夫則專而後可罪
也〇張洽曰孔疏主
左氏使大夫盟高厚
胡傳及諸儒從公穀
政在大夫共罪晉可
通使人大盟高厚絕
其實也政在大夫謂
其新也於今日盟而
後之專政由此後之
廢置盟會亦由此
矣

收服修怨于曲沃，譬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侯
〇此下數六字〇
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宴會歌舞忘親也〇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〇此事之實〇
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
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杜註不書高厚逃歸，故陸氏曰不曰使，諱先
盟主之道也。陳氏曰君在但曰大夫，無君也。
【胡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
〇此斷與公羊君若贅旒也〇
〇此書之義〇
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

[illegible]以歸
以莒邾[illegible]
歸[illegible]
[illegible]
歸[illegible]
曰[illegible]
成[illegible]何[illegible]之[illegible]
偪[illegible]不[illegible]乎不
歸乎諸侯無王也故貶
齊侯伐我
晉齊讎之暴也此二
代也晉侯所為伐晉兵
所以諸侯同咎之也
公[illegible]
自湨梁之會歸而齊
師已出者危之也
○合[illegible]
按此經皆屬[illegible]亦見

也公下信在大夫翟同胡傳諸侯失政大夫張矣 朱子曰五伯衰湨梁之會諸侯出而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在前高氏曰成爰志也 執有罪而不歸京師非正也

齊侯伐我北鄙高氏曰自湨梁不從出但使大夫聽 命世子佐亂公因執莒[illegible]伐[illegible]

夏公至自會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 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高氏曰先鄭 [illegible]曰君也

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此伐之由然[illegible] 以上[illegible]。起○下○。自宿[illegible]、

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

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高氏曰宋衛人微者也王氏曰大夫雖主兵不得在諸侯上。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作郕高氏曰前壞其郛今又圍甚之也

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家氏曰叛晉欲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高氏曰魯不能內修政以禦無道而乞援于晉君臣庸鄙矣

楚試也鄭伯鄭小國君也荀偃鄭伯國執政也鄭伯書所諸侯也卽于王爵也乘騰小役于會同者宋公諸君新城盟後至會而先宋公為首與此同○左氏謂夷故也平也劉氏曰左以為鄭可以會伯子男以非也鄭于是獨序諸侯下王氏曰此說無理

齊伐圍成

會齊露之緊也此三伐也虎侮小侮甚矣

○冬豹如晉

此同圍齊之出稱叔

鄭有求晉之患然非自然之謀○家氏曰君子圍成後著舉不為戶治之討志則求晉討可歸矣以家君以齊人相對問眼也

杜註鳩集也　邾子牼卒

蘇氏曰執不書歸不書也

○宋人伐陳

陳氏曰在朝政者得

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不自謂而求人其急如此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殺什間　杜註宣公也

宋人伐陳。高氏曰鄭會陳侯逃楚鄭屢侵宋宋于是請于晉伐之亦若楚討也家氏曰伉楚也

[illegible]

經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夏衞石買帥師伐曹 趙氏曰晉之盟也故晉人執衞行人石買

傳 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illegible] 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衞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汪氏曰越境田獵遣辱器自反乎乃挾貫御將重兵甚矣其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illegible]

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

以戰者[illegible]三家求于[illegible]不但責齊師[illegible]魯也。又謂公作兆[illegible]左無齊字

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高氏曰君臣同心來分兵圍邑恃

衆縣寡也

九月大雩

華臣奔

按暴宗室是亂宋敗宋平公亦仰其罪當討乃為同氏[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以代誅[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舍

宋華臣出奔陳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不有同主火政刑失不伸國可識也

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

之璺日月狗入而弊
臣以其顧不恥之
唯獨也
謚撻蕃也
然馬鞭也

疾音制風大也

邾伐我南
刑寄也按傳亦厚晉
敬邾言公伐邾取其子
良以公既亦今其子
復存兆宋之怨宜視
桁以見恍也

白狄來
胡傳劉氏曰屬公政

夫舒非滅曰吾比私有封于吳遂幽也授曰昇余 賤痴加罔 付往州
而大噬宋公罰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繇大亂
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以與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 然忠 鞭何何過
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 如與
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杜註書狄以如孔時求告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先君以伐魯見執于晉今嗣子在其齊人使之修前怨
左傳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杜註齊未得志于魯故邾助之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家氏曰春秋之義會盟戎有劉介葛盧來白狄來則無絕

太平趙蒙獻曰狄公曰君子信不及不孚其訓其大子而服也況列國乎。按此無訊者蘇義而來也

。執石買

按逐君人罪也皆不治逐君而治伐曹伐曹亦罪也晉不治衛而治行人石買伐曹爲孫氏也晉不治孫氏而治石買又不歸衛師偽責矣

齊伐我北

若齊靈之惡莫甚也此六伐也四年中十六伐四國君臣齊至又縱欲邊郵爲暴爲禍

十八年春白狄來 杜註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高氏曰來與介葛盧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蘇氏曰買伐曹誠有罪而執之于其使非禮也故書行人

左傳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爲曹故也 張氏曰晉有三失合大治小行人非所執不歸衛師有一不得爲伯討況兼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作齊侯 許氏曰四年中六伐陵暴至極是動天下之兵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劉氏傳齊環肆暴其惡宜也故兒圍齊之罪

左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是偃晉亦令延甚矣此多所以閑存也。季氏曰士亲舉自卿 ○同盟存

按前此戰戰猶爲晉衛寧殖[illegible]東一矣之[illegible]比附可之說矣伐齊又[illegible]於[illegible]國處則[illegible][illegible]以齊助晉[illegible]不[illegible]不似君同以[illegible]前之所齊伐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矣[illegible]同[illegible]衛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大[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乎攻險國[illegible]攻[illegible][illegible]至于[illegible]矣而[illegible]已[illegible]者非所[illegible]險之言是道

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

及修先轍衆之山

無勇二字斷盡齊侯齊侯以千乘入作而迎以巫山之登而晨先自弱矣

晉代齊因僞詐數占可故多用虛之詐哉固以求成其前尺詐施旨千言當書詳悉之以斯關齊人使恐之以所見

俞氏曰揣料敵者皆遠而近自微而顯

齊師其遁結上起下

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

橁大斷琴不問皆致示閑暇

杜記揚門齊西門東閭東門枚馬檛也闔門扇也

杜氏曰略行其地無久攻之意

又何氏曰師出皆師徒何知晉將不能久乃若曰退乎

濰水沂水皆齊地也戒諸侯下了之師

避衆侵伐

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恐晉兵將至欲走大國矣）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杜氏曰師罷從衆非虜私也）

楚子伐鄭

按鄭子孔之召楚師楚子之爲子孔所用子庚之不然……楚子而出師皆非也

按左傳此篇以穆學爲主腦以無功二字爲眼目欲去諸大夫是子孔召楚師之由子孔起楚師是楚伐鄭之由子庚等從入伐代是左子孔欲會楚師之由道侯睦于晉是子庚所許之由二子守子孔不敢會其所以之是楚無功之由

曹伯負芻卒于師 註孔當顓許男討殺未幾而卒……說事耳謂閔之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芾氏曰午之伐鄭僅之由也贖武無功

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先二年諸已然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亦其言 不負其是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 此見楚子爲子孔所用是無謀去

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 答白逸句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答社稷句 子庚歎曰

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可知吳之後…… 見使者稽首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二子知謀完守入保
上下閉鍵
杜註魚陵魚齒山也
鄭地上棘潁水旁小城
旃然水名有原本于
此梁皆鄭邑魚齒山
下有滍水涉言涉

再及之而徒幾盡風
不競而許多死相應
稻依而時于前晉人
聞有楚師相應

不可敗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之由悅得詳矣在其君之德杜註天時地和不如人和也

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自蕭魚諸侯睦今猶有悼餘澤乃楚為鄭逆用宜無功也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上終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下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燮齡滋華 鈞齡問泉 仝輯

●盟祝柯
按盟諸侯近不沭目復讓侯齊也合上經不云盟主臣則再衆諸侯終那之類是也有王臣而又盟王臣則不再衆諸侯習界

襄公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祝柯 柯公作阿杜註前圍齊之諸侯也

左傳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 沂上篇來

汪氏曰無王臣而再衆諸侯間有異事與再
邾同于圍齊故盟祝柯無褒貶而其辭平

莒人執邾子 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不言以歸舍之也曾未得地故劫之已得地故舍之

之類是也此因圍齊後聞有伐事故

執邾子

既與同圍齊又與盟復行而執之劉氏曰取於魯故則與盟樟之

公至伐齊

以伐告廟也○公羊未聞未錄劉氏曰君未劉何得其穀梁未從劉云別事不集恒義可通

●取邾田自漷水

按晉使魯執邾君而有其國魯得晉聽有田而多所取者取非魯亦非晉法西田汶陽引本魯地也此由

傳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許氏曰非王命雖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 胡氏曰謹君之出入也圍即伐也

取邾田自漷水 蘇氏曰土地受之天子言取惡內也 劉氏曰晉魯之故高氏曰取之名也

傳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張氏曰吾鼎非魯之舊可知

季孫宿如晉 張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邾田非魯地也哀二年取漷東田及沂西矣而邾益微矣
●公羊漷移也未能劉氏曰以漷自移而取田春秋乃半其君盜地乎
●宿如晉
言所師前所出在內晉憾桑前自以爲功宿賦六月亦歸功于晉乃歸作林鐘而銘魯功宜臧武仲譏之也
●林父伐齊
齊未服也使林父並其不得其人歟宜齊仍不服也

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荀偃歸及著雍病瘍卒猶視宣子因柔烈言以嗣事于齊撫之乃瞑宣子繼爲政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張氏曰討罪而使逐君之人尸其事晉何以服齊

傳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魴不書林父并將故云從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傳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

●齊侯瑗卒

家氏曰齊靈廢嫡光嬖戎出高厚黜其君崔杼陰謀迎光殺厚殺光至于殺身滅邦死其後也。按家氏此言可為千古亂臣賊子戒

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朱子曰還明是與他分

・何傳云聞喪還
穀梁尊君命求餘陸
氏曰不伐喪不史何
君命・按胡傳亦可
正穀梁之誤・張氏
曰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三軍進退將尖
司之家氏曰瑞帷乃
命未出疆之記及穀
則境外陳氏曰納提
葡莊宗義也聞喪乃
還恩動君子之必義
服諸侯之君此易及
乎

鄭殺大夫嘉
胡傳案左氏嘉則有

【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穀】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胡傳善之也已至齊地猶卑惟而歸命于介乎況不伐喪待請者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程氏曰訊也卿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張氏曰杼擅誅殺之柄亦莊公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稱國殺

【經】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謂為牙傳也出是大權在杼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

罪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而利其室故稱罪以殺而不去其官・汪氏曰彙皆叛之臣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不利其室則如惡晉之稱人以殺而不削其官矣

城西郛

按但畜不知所以自立而徒城非計也

・豹會柯

傳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革、子良出奔楚。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冬，葬齊靈公。高氏曰昏姻之國雖有前怨不廢喪紀示不忘好

城西郛。汪氏曰國都外城之西郭

傳 城西郛，懼齊也。王氏曰備齊城其國郭見魯之弱而齊之強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姓氏曰大夫專會 胡氏曰與齊而援晉以自固非利也

按其若不知所以齊立而求援伯劉子非計也

·城武城 按吳氏謂城西鄙以防武城不自立而多城非計也

·速會莒盟向 齊晉平故莒魯好

·盟澶淵 孔疏不言同者大隧已服非始服也高氏曰不伐喪也爲喪服

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高氏曰襄四書城邑非本務也江氏曰自子游爲宰邑魯特任賢修政何畏于齊

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遬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遬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注督揚盟二国復好高氏曰自是結好十五年速未練從政爽不三年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晉不伐齊喪而齊服

盟亦越禮汪氏曰莊既殁而桓將有圖盟之速猶將獻莊公畢而同盟重耶也

・公至会

楼伊公被齊伐公盟而歸者患稍紓李之也

速伐邾

柊祝柯之盟曰大例侵小今魯何伐邾耶且再盟澶淵矣

殺燮履奔楚

胡傳燮謀國合義國大不順殺之何罪矣故稱国不去其官毋弟稱逃不能正国君不能逆害書奔罪之

【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薛氏曰齊無道不伐衰而会修德來遠不誣也

秋公至自會 澶淵齊成會盟而歸。

仲孫速帥師伐邾 孫氏曰背澶淵之盟矣季氏曰莊子父喪甫五月會莒伐邾非善也

【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許氏曰祝柯執邾子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訖已甚且澶淵何以盟爲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蘇氏曰稱国殺非其罪也

【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家氏曰劉氏曰燮蔡足殺身而已此取左不同欲諸從營謝光同左者以取之于氏曰左氏謂公同殺之例謬矣

黃奔楚

諸儒皆非陳侯程氏曰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為弟出奔天倫絕矣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左與下合傳今移此，左云言不期氏何欲也家氏曰不明經旨今故不錄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羲作光後同許氏曰二惠譏之哀公不能正國何怙不亡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　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高氏曰奔楚自理也陳侯不能撫之辭明

【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叔老如齊
公怨今始平故曰初聘怨以息民故曰禮

·叔孫如宋
季氏曰聘齊以所歸聘宋以求援
按齊聘求援可兼用

親而奔之惡也（杜註）范註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

叔老如齊汪氏曰爾偏始平今叔老修聘欲固齊好也

傳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杜註齊魯有怨朝聘則絕今復修好息民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叔孫豹如宋汪氏曰晉連歲與齊鄭莒交兵不遑朝聘宋聘未報今平齊遂交報固

傳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杜註七章以卒蓋八章

公如晉

汪氏曰後取濟西田使遂拜成取汶陽田襄取邾田君卻往不過小惠也終其世之封亦不求原不容所自襄公二十年未聞遣一介至京師何爲秉孔之子孫哉

庶其奔

孔疏此及哀亦非邾黑肱爲三叛人呂氏曰人臣之奔多適仇國求欲資楚秦以作行而庶其奔皆以前邾之叛娶季氏以邾危逃來執以不信論公今取邾不論公不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氏曰著非禮也胡交以利不以義矣

（左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漷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胡傳書地而叛君之罪見書來奔而魯受叛之罪亦見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在國而季孫受之也猶公在會而請盟請盟也皆公納其僕以善加於君則請在大夫則不諱矣

俞氏曰壹字是衍後人竄字總一壹字又云即季孫宿之證一節若言而出之以跌宕備決

收其字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

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高氏曰庶其罪大矣時公在晉季氏受之是利主逋逃也）

【公】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杜氏曰諸侯之地天子所封有奔叛者必錄而貶之）

【穀】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小大敵也（漆一邑閭丘一邑）

夏公至自晉（前書公如晉繼書庶其奔後書公至晉則季氏受納之罪明矣）

秋晉欒盈出奔楚（劉氏曰不日范匄逐而以自出爲文匄罪易見盈失難知正本也）

【左】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

來孫孫號

呂氏曰君子讀下通此固盈欲留晉方以復國故避此名爾之罪也范氏得其書欲弱而死于其縣矣而以內亂亡其家盈在雖非其罪而積亞行台聚矣

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呂氏曰盈不能防閑其母既取怨仁復有作亂之志將奔楚焉

九月十月日食

楊氏曰據今無頻食理古或有之呂氏曰漢高帝三年文帝前三年亦頻食高氏曰歷家術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交遠則日食少又曰日食雖大數之常聖人必以謫讀書而書之以警人君

曹伯朝

巫者不書皆譏

公商任

王氏曰亂極楚楚非有會所行也公諸侯何盛哉蓋以秦楚必惡諸國求六亦甚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汪氏曰武叔卑不朝京師而朝宗國言是以爲亂天下

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許氏曰欒氏之出以權門私怨要公劫諸侯以逞范鞅稱說必盈無所容故盈卒叛亂可戒也

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蘇氏曰錮欒氏非禮也

諸侯皆知矣必求入故防納以杜其邪耳

公穀載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載二十二年朱子論語序以史記爲據

公至会

自衛仟備梁氏備參看前会

会沙隨

王氏曰晉以欒盈逃盈之故再合諸侯於伯主之義未推以齊爲不振明年伐晉

公至会

自沙隨復錮欒氏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吳氏曰著不朝正于廟也

夏四月備四時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杜註叔齊子高氏曰此叔肸孫聲伯子其子弓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胡傳渝諸侯無得渝過也

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汪氏曰齊終保盈是令不行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孫氏曰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參看前余

● 殺追舒

高氏曰追舒近小人故及于難然只難因之力除一弊大夫黨難哉而莊王始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刑不足畏下矣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杞伯何卒
王氏曰亂諸侯絕滅乎杞不復為杞孝戌左氏不以毋于古而但曰亂為鄰國關何居喪有樂不與亂也為鄰國關亦亂也

畀我奔
公羊以近書當未錄劉氏曰此文過之詞耳

陳殺二慶
高氏曰書及罪在虎也汪氏曰黃甚恕二慶也陳侯如楚致于

遂縊而死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何卒

【左】葬杞孝公在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杜註庶其黨家氏曰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再書責魯亦責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禮記而特那殺之耳楚圍陳欲遂侯以討二慶要勢之必討已拒之陳人殺二慶故不以討賊之辭言之蓋陳侯之無能爲也

趙氏曰黃歸陳范氏曰穀日光反謂爲二歸與雖同於李氏曰自楚因楚力也自此宜因別事矣

家鉉翁曰晉人逐家氏曰欒盈有罪則君臣之分而討之亦以閔欒氏爲晉世臣而自絕于晉與無魚石同汪氏曰盈非有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高氏曰二慶死則黃歸易矣家氏曰殺與歸黃皆專之不與也

【穀】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孫氏曰盈犯君當誅曲沃大夫納之當坐

【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

天殺欒氏樹已甚實激之耳

天字是一篇之主曲沃人樂為盈死不知有君所以不知有天也曲沃大夫午先知天後又發天許盈終不知有君是天也欒鞅魴傷所謂天所廢也

不半出二句而入未留其點的曲沃入

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

而弱所以者兵收
邪[illegible]也故先書入
後書入曲沃叛公
言不義以義之得
[illegible]

〔經〕人附之 胡傳復入其邑之詞原其久在國之甚急 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可為後世鑒
〔經〕曲沃者何晉之邑也 欒氏食邑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illegible] 左氏曰本意伐晉而伐衛 [illegible]之惡之大者也故書遂
〔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illegible]入其乘輿車也

[illegible]晉地

王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
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
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
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
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illegible]豹師[illegible]次[illegible]
又曰不[illegible]則[illegible]
杜氏[illegible]齊[illegible]
曰外傳載子服[illegible]
何曰案氏之亂豹[illegible]
帥師則次于雍榆[illegible]
即[illegible]齊之[illegible]
止[illegible]齊所[illegible]而後
救[illegible]功[illegible]於
存[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功
晉[illegible]待已
去而[illegible]其後耳
公[illegible]未錄
劉[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者
君命而不[illegible]
仲孫速卒
汪氏曰[illegible]以私[illegible]
廢長立少于是[illegible]

[illegible]晉人[illegible]從[illegible]為厚遂歸于晉[illegible]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穀作渝 [illegible]不急救患也 杜氏

【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illegible]也 次非也

【評】言救後次非[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凡救皆出兵而[illegible]于雍榆不及于事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速公作遫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illegible]起臧氏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 [illegible]言此[illegible]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叔光孟氏之豐點籍立羯叔孫之點并殺孟而立介三復微矣

・臧紇奔邾

季氏曰武仲除道真門未非為乱納莅恃復求非要罰而以防問後于要君守道宗危亡皆自取禍士然乎哉

臣字對上失色必変矣

剪字对上失色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

請讎臧氏上下關維
才[illegible]
益閉門督名知臣
材[illegible]因季之欲
而立之從嬴有力分
其季孫之心則孟有
力過于臧氏

唯其才也卻用季孫
欲羯才焉[illegible]絕鋒
失恢

承上文孟莊子疾

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

天字作虛字就彼生
正義引服虔作指孟
孫死矣
孔云將穿壙也于臧
氏借人除葬道
正夫隧正也
察字對上失色及臣
皆詩□變此更以賤
矣
猶小国
大蔡即文仲之龜蔡
地所出故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
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孫將辟
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
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
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
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
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遂自爲者戒爲詐見賈而自爲請也

武仲之智自用而詐至此自失雖悔何追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也未丈以孔衆故也

其人係從從行者

何氏曰君子之於人家國事正者不必爲謀邪者亦必爲之遂勸請立武所以而效

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

業之故即出將僑鄭叛臧立劉夫人以媚莊宗所殺禁卻若劉夫人也況季孫從乎至情偶然偏愛紇廼其欲而立少能保其終不變乎我獨死桃罪祭于同臥起之灵公愛悼之惻哀也殺人三告母不能信之其子衆口之欺人也季孫以飯交之情值衆多之口能有亡而已

殺欒盈

盈復入曲沃之用戎公門矢將及君伐人逆也故稱國殺不書

皆不及此並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氏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並椒乎 杜註謂順季氏廢長立少

智者難居

自取奔亡

書奔非之

【[illegible]】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杜註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氏曰不稱大夫與鄭良霄同

【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illegible]】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其大夫

齊侯襲莒
還自晉而遂襲莒也不言遂中間以他事也齊侯恃強凌弱以至身傷股獲故書以惡之
杜註且于莒邑
謝侯氏近莒之邑周郎還梁即殖
杜註勝大因益懼故行成 ● 梁殖妻行迎喪
傳上言杞梁之妻孟子云二子者二子同載中夜入同遇莒子

【穀】□之所有也 孫氏曰蠡出於楚皆純也御人以殺從討賊詞 張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 家氏曰無名之師書齊侯襲莒賤之也

齊侯襲莒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 舒或作叙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賂無死力戰謂由以傷信 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

心同對同姓矣傳或舉一以見耶

・豹如晉

王氏曰豹以言文仲立言而久以立德立功先之見文仲亦非第一義也况世祿乎豈有斬[illegible]

杜記唐杜二國名作書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先儒說文仲立言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知禮不但義哭侯弔諸其室高氏曰以十八年晉子同圍齊也杞人不備掩而取之盜賊之事耳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註賀克欒氏欒氏曰討不臣也賀之豈孤乎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十句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宋讀句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纂疏 ……安足

仲孫羯帥師侵齊 高氏曰齊伐晉豹救無功故復爲晉報也羯未嘗帥師無復三年矣

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高氏曰此見楚弱而吳強也遂失鄭自是不平鄭而伐吳爲吳而綏他國也

傳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說見二十一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胡氏曰假以兵柄積成篡弒之禍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

其驗與次所載德功言……不朽有其德立言何不朽數於世祿尤不足勸矣

羯侵齊 爲晉故復從事於齊與齊故捨鄰國而侵

楚子伐吳 按襄二十四年楚爲齊伐吳十四年公子貞伐吳此則楚康自將

崔杼伐莒 汪氏曰應製宋伸其

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無信也

譏者莊公興兵伐晉而臧武仲所謂鼠也晏平仲陳文子未有齊諫崔杼遂其惡而至握大權春秋書圍伐莒伐魯譏其漸也杞為諫晉之討而弒君以討也

會夷儀

高氏曰兩伐晉隱晉失其令齊于是貳晉公十二國將討齊然不伐是有畏也迺躬

傳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杜註戢藏也族類也言有晉師不得不見

大水 許氏曰夷儀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非特魯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公作陳儀從同 汪氏曰欲伐不能晉伯衰哀

不能救齊志不一曰水
不克者所不能伐齊

○同圍伐鄭

杜氏曰[illegible]楚子于三
國之下[illegible]
所以惡三國也秦氏
曰[illegible]側[illegible]于是伐
鄭[illegible]而[illegible]救而諸
侯[illegible]
[illegible]而無功

○公至會

陳[illegible]及伐鄭[illegible]
氏救不入會事[illegible]
[illegible]
門[illegible]則[illegible]
入可[illegible]是氏曰戍
齊侯[illegible]者其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雖因水而實仍褒無能爲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李氏曰楚兵而至無功則以悼公餘澤也。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汪氏曰救不及事故不書諸侯救鄭處父書伐楚以救江此不書救齊不言于楚救也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救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 杜註書名惡之也許氏曰比比之匪人也王氏曰在楚爲鍼尹宜咎。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汪氏曰襄聘晉九聘王一者[illegible]。王也城郟晉不與故不書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師亦得以從楚伐其國介於楚故出於亦知之各以其同之所畏者其君。

劉知京師

許氏曰自文九年復如京師其後百十餘年一見自是不復至矣王氏曰當不能爲王拔而齊爲叛壞心挾各亦非能爲義與相背耳

將後伐北

許氏曰崔子之北鄙自知之而齊推不勝

賜之大路。杜註穀洛鬬毀王宮而齊叛

大饑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至備是年秋水而冬大鄭所以眼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以爲戒

穀梁 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家氏曰書大必與平平常

二十有五年春齊侯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 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

何今僅得外殺而歸
僅也

杼弒君光
胡傳曰凡弒君之人死不得以死節稱者殺君乎奔孔也崔氏曰杼自出杼閉門中弒何其志之所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所由來者漸矣聖人于易示其象于春秋書其事崔氏以光追其父而弒位者稱國弒而非杼所得討也莊光以弒者杼也又

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弒之故坐以首惡之罪

賈舉人大納將衆從將後賈舉等是也

乃為崔子間公伏下止衆從者、

杜註近臣侍人賈舉別下賈舉。

于疾蔡所侍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因無所歸也。崔子曰褻也何害先大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

衆從者伏下八人死非
姦通亂閉門甲興殺
好淫者欲
干掫巡夜也
隊同墜
命氏曰賈舉又二
八人皆侍人皆殺
十人似忠于君然其
失不在死在從君得
乱而不諫止也
晏子前不能諫今不
能死又不恐討賊
言不見稱故表錄

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此八人從所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死皆不書　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大夫盟崔慶反晏文
公盟莒子盟稱莒子
朝丁亥

咎在倡則在崔氏
非一家亦不得失言
將定崔氏也殺謂大
言從乎程氏本然

今是伐

杞許不聽伐齊香遊
服兵不加也劉氏曰
封云齊有喪師自當
退非也氣師而謂之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胡傳賊不誅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惡也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

東諸侯猶討賊者矣
黄氏曰取朝歌晉人之私恨也杼弒君天下之大惡也會以謀怨以君說而釋之知有一己之私恨而不知有天下之大惡也

○會之入陳

李氏曰此入陳與子囯子身之侵蔡一也而心不同故子囯稱人舍之得稱名據左氏則此書入亦近于未滅之詞

按此亦報怨之師雖井堙木刊得以有詞而宵突陳暴以討人

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家氏曰晉之爲晉日趨于下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也惟役以祇還得免于既事
杜註壅塞也刊除也不祥謂結不欲男女無別也產討招祇至示服罪曰鬼以待命子美子產也

重丘
杜註前役之諸侯也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陸氏曰此言諸侯間有事也汪氏曰何休所謂同心爲惡故

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高氏曰前同楚伐鄭公怨楚復來也子展子產有亂無厭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陸氏曰受賂釋賊曰刻于會惡孰大如是

【左】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胡傳受賂許成故盟

公至自會。汪氏曰此書至會著党惡之罪也

必戌也於前約禁之乞師是役服者亦所以外楚

公至會

參看前公會夷儀。

衛侯入夷儀戌

公羊穀梁以爲衛侯入夷儀未能得國而

劉氏曰剽篡衎非

衎君也。故書衛入夷

儀者衎自有侯矣

魏何爲又使衛而伐

衛與之。衛侯以衎

入夷儀。衛之而彼

命與之。已何以宗諸

侯哉

楚滅舒鳩

惡楚之亦僭也

簡師稍其也

衛侯入于夷儀例傳鄭實入陳奪正故名衛衎有歸道故不名及復歸乃名侯其攻過也

【疏】衛獻公入于夷儀呂氏曰魯夷儀之衛侯剽也入夷儀之衛侯衎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家氏曰楚不能制吳而殘舒鳩小國責以著滅國之罪

【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

○公孫夏伐陳
家氏曰陳叛晉即楚
晉人不問鄭從晉既
久再出師伐陳以撓
楚無暇論王氏曰首
啟鄭之伐自功于陳而
陳背之見鄭伐陳者
未毅文公城濮之命
見戎以有自

按此當參看前入陳
解此入復伐其義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以土敗吳○取舒
○舒 胡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江氏曰舒鳩偃姓子爵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蠆

左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
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

幸子產有辭當晉問晉無討。復伐者陳未平故也取陳乃止

杜注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辟誅也

千里曰圻百里曰同

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

是時趙文子爲政

金氏曰乃者推詞其

鄭無辭晉且問罪也

遏伐楚門巢卒

吳子諸樊[illegible]死此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作謁金氏曰巢爲楚蔽要也

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吳子書名蘇氏曰不言滅死而非獲也公穀未錄陳氏曰左氏是也公穀所以巢之門何誅遂謂殞巢不假塗諸無稽之說

甯喜弒剽

胡傳喜受命于父納獻公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罪應末減矣必以弒書示天下後世使知負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許氏曰君臣之分一定而不可復易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左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行○乘吳未言）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可○繫）（陳氏曰爭長于楚而喪身于匹夫是自取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後事）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上声）對曰君無（料、庶）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

趙氏曰誅喜亂衛爲惡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若無罪而名者也李氏曰喜以政出甯氏助公私也安得所弑罪哉。襄二十年甯殖疾命喜納君

弗可以已者想以政由甯氏之言在心中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以利誘之使剽弑之而）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不可以貳[illegible]）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剽之後事）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

子叔即剽也
穀梁其書君之正也不繫剽氏曰衎獨非君而弑之何哉。
林父入戚叛
孫氏曰林父逐君故君將入恐而入戚以叛晉氏曰書以誅之也
衎歸衛
汪氏曰書歸易詞書復歸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有国也

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衛孫林氏入于戚以叛 胡傳著其據土背君之罪 高氏曰書叛自林父始

左傳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胡傳歸書名国心衛應一邑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

左傳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何矣。趙氏曰喜行弒而入国雖衎之国得之不正也故斥而名之

●荀吳聘
按衛侵戚東鄙侵其臣也殺晉戍三百人雖衛侯之犯晉實將自以為助臣之非叛乎乃以是召諸侯討之有其失伯也衛獻衛何皆大夫而魯公猶親往成晉侯報吳詳公親往壬之敗

公會澶淵
會澶淵取衛邑與孫氏又執衛獻公囚衛侯取又殺晉戍茅氏三百人也為臣譬其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罪晉黨叛臣而將討其君也

傳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衛大國 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犯大國 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衛為伯主 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illegible] 家氏曰。晉平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討衛侯召公倒行逆施於失諸侯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黨叛臣且以大夫會君非禮

傳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君且以大夫侃曾君今不知君臣之義何以宗諸侯

宗氏曰晋平受賊臣之謂而北献公取衛田以益林父由晋臣各為私計朝廷諸侯之大夫以為相分本同之地趙氏曰平功知此裁為不義故不得令而以徵者王之使係君視之恩歸于晋惡歸于曾

聲之宗矣杜註沉詩見削其義取覺以君案僖之二御剛剛正義日漢書藝文志無此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于是衛侯會之晋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晋晋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為臣執君）（不書也）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

篇目當是刪詩之餘詩云賜之關矣語之表矣賜亦不關況亦不表志氣磨㦸取與不識其文殆非衍書之類

殺世子痤

孫氏曰稱君以殺甚之也高氏曰漢武帝唐明皇猶昧之晉獻求平不足道也曰古還人爲惑於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

非其逆而泝其痕所以爲盟于也。今爲臣執君。若（先晉。晉拜。）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尊公六分結存劃氏曰亂 皆不足信于經傳以見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穀梁作座胡傳殺世子者寺人也而伯稱君正其本之意）

左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多二字亦可法）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以爲不可）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

杜註共姬宋伯姬也平公共姬子佐左師向戌也惠牆氏伊戾名欲詐也騁詐也

爾伯戾甘言詐許可 與 薊平公忽明忽賂可 勝 向戌曰固聞之久與 伊語尚斯謀明矣

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

公羊此間無罪疑之
爲矣之伊戾而棄與
左師之罪不知也
穿鑿阿

執衛甯
陳氏曰不書執衛侯
不以討賊之義予晉
也胡氏曰甯殖孫林
父皆附晉而免然則
晉非執弑君執不附
已者

●三國伐鄭
汪氏曰蔡爲楚而從楚

我……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佐不能待也死……請矣）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日中以不來決棄子徐聞其無罪矣）罪也乃亨伊戾（何異也家氏曰伊戾寵與任向戌不能亨止棄佐故曰若其悲）

晉人執衛甯喜（高氏曰非討其弑君之罪而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程氏曰既執又使還衛）

公羊 此稱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我之子孔穎錫）

左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高氏曰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男欲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不書三伐鄭而此伐晉不救伯衰而將平也。）

[illegible]十八年公子[illegible]二十四年[illegible]之[illegible]不救[illegible]中[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業[illegible]之不吞諸侯而復睦焉也

傳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承上文）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平聲）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家氏曰楚子為許靈公伐鄭師還乃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家氏曰景公立始通好齊以美之

慶封聘 [illegible]公[illegible]公教伐鄭今

賢不新立而用遺使彌有奇於子欲以其君賴賦、杜預通謝君也汪氏日自齊滕伯姬僑卿逆婦姜二國不通好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使伐先遺賓鄭聘賓亦賓矣、

○豹會于宋

杜預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與盟而邾孫氏日自宋之石天下之政皆大夫專將之所氏日晉楚爭霸于宋西門之外恭元合之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去声）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後同汪氏日楚爭雄北方宋爲之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此會合諸國意○欲○如諸國）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不書衛目特相見也
而問之好而非天下
之大姦也此則南北
二伯天下之大變也
家氏曰晉楚之從交
相見乃有二伯藏武
宋人罪人欲
○豹及盟于宋
胡傳再書宋賤之也
自是司國南向朝楚
而有中之國無敢遂
者自宋之盟始也陳
氏曰晉之不主夏盟
自宋始宋之盟趙武
之偷也李氏同楚爭
伯自闢宋如而分伯
亦成于宋○按趙武
曾吾穆叔云自今以

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
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
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

戊辰其必陳向戌殆
承其意者歟
成言先成盟誓之詞
謂楚齊秦可作趙處
一小束

杜註子晳黑肱也要
齊其詞于盟時不得
復訟争
皆告行至三皆字無
杜訂以藩爲偏未
相忌偏晉處乱

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
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
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
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
謁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
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
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
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

□□氣盈也氣也

以下叙盟于宋

杜注衷甲甲在衣中

欲因會擊晉

汪氏曰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將宋襲之執矣況六七年後兵亦未嘗戢也

參志言信三者也

杜注謂楚也將陷也

食言以不□□乎

懼難趙孟曰吾左還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

死也不待與而謂死[illegible]氏曰以[illegible]之言處於人語耳

四層語意一層緊一層

杜註而[illegible]賦邾故欲[illegible]以試子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

劉氏曰邾秋同入之私失位矣曰命出季氏左氏從命不書族之意以也

杜註爭先歃血

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

杜註細弱也

杜註只辭尸主也

正義曰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究欲不爭主僃叔向欲趙孟下楚設此以勸之耳

杜註蒙門宋城門

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

杜註石晉盟又甚錄
世族
公穀未錄劉氏曰何
以書儿也何爲弒諸
侯且不以名惡非行
惡也公羊亦也稱諸
侯宗文几行不氏一
事而見之例不以
兆也殺乘非也
殺甯喜
胡傳例左公○孫氏
曰喜弑剽衎雖有
罪而非以其私殺之
不以其非故曰殺其
大夫與坐克同家氏
曰剽雖他人可殺而

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公作專

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去聲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得殺[illegible]故其[illegible]正其罪[illegible]不[illegible]人而殺而衛君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鱄餘書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衛[illegible]非[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氏[illegible]也[illegible]於[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不貴[illegible]之不可復者也重于失信而不加忌弟之[illegible]先重也初[illegible]于[illegible]以[illegible]可也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再三止之司可止矣與大叔儀諸謀前君於衞氏後無管子蘇然乃決于自絕此使甚且于河終身不向衞面而坐不已甚乎

按出君弒君上君字猶衍下君字指剽

穀又云以其弒君故論前未錄

家氏曰鱄始奉其兄命與喜約今公食言鱄自以失信于死者而去書弟譏不友也

公羊　衞殺其大夫甯喜則衞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

胡傳衛人使鱄與喜約既殺喜鱄病失言出奔稱弟罪衞侯也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衞專之去合乎春秋

。豹及盟于宋諸大夫會如宋○據會宋先歃而以先晉也歃先楚則盟不得不先盟回諸侯之大夫不使其先也存晉在左氏遂謂先晉晉晉有信也似未必然

彙纂

湛氏曰閏之餘于孫甯月也方先之時而無冰則爲災異矣杜注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淫行失次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于宋右傳在前

鄭氏曰諸侯不在而書諸侯存其君也今氏曰諸戌與其爲名驅諸侯交見于楚而晉乎宋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注推長曆文十一年至此步曆

左傳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孔穎達曰十二月傳言十一月杜以長曆推傳是也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孫氏曰時燠也汪氏曰襄公昏縱三家專政

左傳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秏名也

石惡奔晉 衛獻公既殺甯喜又治其黨故石惡出奔

邾子朝 傳邾之微弱也

大雩 志僭也

羯如晉 報也將如楚言宋

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虛中虛星爲玄枵之中也耗虛耗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季氏曰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石惡之弱黨附之衛侯所棄

左傳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高氏曰邾自晉數其君屢朝其明論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左傳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杜註傳言來朝非宋盟惟旅于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

左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 高氏曰雩無冰秋旱皆人事所召而借禮祈之悖矣

仲孫羯如晉

之謂名爲辨其而當
致刺因悔于首獻於
慶封奔
家氏曰某之族在傳
所亂者十人今欲何
得之殺戮亦係臣也
亂大夫熟能爲之討
時而係臣能之亦謀
人夫之罪也汪氏曰
士無在於偏此求其
末亂而滅之以當謂
欲不亡得乎卒敗受
乃是從亂也○按封
與後齊人以瑣事公
乃寄於吳亂賊寶
然矣

〔經〕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

此子家作析歸父字

杜註桓子文子之子無宇

杜註兆龜兆

者知之則夫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嫳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杜註慶季慶封也
慶嗣封之族
所禍將作矣懸
北子家係慶封字
子息慶嗣也

杜註涖事臨祭事
如公至公所也尸爲
祭尸

宇從內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
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
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
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
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

杜註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朱子稱高子尾

甍棟也

慶繩麻嬰

杜註入伐內宮嶽

在公所故無里名

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

杜註祇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茅鴟逸詩刺不敬

何餘吳子夷末也

朱方吳邑

公如楚

汪氏曰列國之君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踰九年而列國之大夫亦旅見于楚矣聖人傷之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十有一月公如楚

陳氏曰列國之君如旅見于楚卑魯以見其餘

左傳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

按公及宋公等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宋公反公聽叔仲昭伯之言遂行致有類德之序

有無厭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爾雅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邢氏曰不書葬魯不會也。胡傳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也不書閏喪不數閏也

乙未楚子昭卒

范註閏乘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

公在楚

按公朝楚楚留公送葬康王出公留在齊晉不書在齊在晉但書公在楚而已見從楚伯以尊王也楚則異矣宋之[illegible]之不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孔疏特于歲始釋之以過他月也

左傳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襚禮送葬皆臣禮也使公親之辱也陳氏曰如楚不朝王非常也故書益氏曰存公門公亦難公也在位三十年未嘗在京師

杜註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荊乖禮亂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鄭氏曰桃兕所惡茢可掃不祥荊楚禁桃其棒也

公在楚

邵氏曰襄公不敢歸畏武子也況昭公之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 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董氏曰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

穀梁 閔公也 范註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録高氏曰公不奔王喪而俟送葬且責季氏無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孫氏曰留楚七月○公畏季氏欲無入非公冶言亦如昭公矣

左傳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此季氏璽書之言 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

于乎子乎子乎公治有子家之節而不識不及

穀梁紿其往者曰及未歸則氏曰公知吾如吾而至多矣又何害乎

陳季氏取下邑以自益門閭公起居也與講追而與之不令公治知也及舍後闢取卞發君公治乃闢取卞之事也

闕弒吳子

家氏曰春秋所以義言禍生于所忽也

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杜註公治季屬大夫就作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程氏曰不曰其君賤閽也

傳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城杞

許氏曰爲杞城衛公也晉平城杞私也勤又不時能無譏乎陳氏曰十一國城杞爲悼夫人也十二國會澶淵宋災爲宋館也晉之已細也季氏曰僖公爲城緣代州而經不十齊私也汪氏曰齊陳城杞緣陵雖非而得救患之義

舟閽以刀弒之之失也 胡傳 遐怨

公羊 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高人 下公穀有邾人

左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

公也汝爲之隱此晉號杞侈其妻也俞氏曰親同姓而疎異姓理之常也先兄弟次甥舅情之序也晉反嘗諸異姓先諸侯之道也。故深責之非未嫁晉能勤王室猶諸姬某識所先法後杞可也不勤王室不恤諸姬而徒念母家何得爲正乎。

士鞅聘

李氏曰觀孫城杞之役則私情之不足令諸侯可知矣○按此見晉私情不足令諸侯而季士鞅乃足三

是棄其親。[illegible]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illegible]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胡傳不書[illegible]一定不合諸姬可謂知本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俞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 杜註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于三耦

杞子來盟 李氏曰此盟非前定亦非朝盟晉治杞田非公意歸杞田非誠心故親來要盟之

輯亦見公室之益微也

杞子來盟

高氏曰晉侯爲杞防亦所侵杞田故魯杞子盟于七勤來聘之下

據晉使將歸杞侵田誠知叔侯言乎氏以杞文公爲了爲賊之外許云與其川政亂於春秋未必然為升降如是係于後何家氏鈇鉞之說是也不尚何必當取以治其罪也毋寧亦也不使云取夫人故但曰毋寧夫人作不了

【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

話

吳札來聘

杜註吳子餘祭既遂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我也不稱公子其死未同于上國札疏此據國語吳子文不同云吳衍相去至遼當以君死之月即命聘乎至魯訊人君在殯所兼若喪中自請聘樂大賢豈如是乎氏曰胡傳謂若國生亂賊之許國在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乎前乎于氏曰春而聖遠前也札字而稱使札不辭

子賤之也賤之句姑存家氏曰杞八春秋晉屢升降姑闕疑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志在諸侯也無褒貶札意姚氏曰能以叫來亦有可取故進書吳子

傳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將先其踣乎且發此名當其事後日事乃適于勝敗乎姚氏曰此與楚椒來聘同以他事論非以人品論也既非經旨其札曰三句而于止之聲于衛知其後亡于下知其德衰合衣改于豳知其王業之所由肇命民周于鄭知其衰于齊知則所以亡于秦知夏所以昌于唐知晉所以衍于陳知其亂援樂可觀德德學是骨于衛以康叔武公之德魏曰以德輔此

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一作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儈[illegible]）以下

唐曰介衛之後小雅
曰周德之衰大雅曰
文王之德猶曰盛德
之所同[illegible]曰猶有悲
德[illegible]曰德至矣哉[illegible]
用德字而盛衰小大
分矣周之衰乎周公
之東乎應而盛衰分
矣周之東乎川之[illegible]
平[illegible]而思昔之情亦
見矣周德之衰乎周
之盛也歷而傷今思
昔之情皆見矣
歌有[illegible]雜[illegible]有[illegible]
舞故以盛德[illegible]之[illegible]
有兩代而[illegible]為[illegible]歟
以[illegible]

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以下舞）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二疾作尼

請觀兒字迴遇止兒字日前從樂字起錄有他樂字止請觀諸本相承誤作學

中

字按聘司改以後政字從借政其政字

齊宇拓正丌門比代晏子陳桓後吳聘焉

祀字下云一小字問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

自札將此一言始志之不忘於殺身者傳子皮稱之哉

聞鐘聲樂歌餘波

不德反映上諸德字

見此語又作燕之巢可知以娛子爲副君況未之誤矣萃于三族已知三卿分晉圖幾之遺其衛倘對矣未裁叔向語由是趣

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

言林父在戚

言衛獻公未葬

林父亦服過

僞之君後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孫氏曰稱子與其察義求則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許氏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無君也

【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杜註蠆子尾竈子雅

【穀】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范註南燕姞姓在鄭衛閒北燕姬姓晉之北

冬仲孫羯如晉

高止奔北燕

謂此言以入之功為已功而又專權故及于難曰需亦有可疑焉于從之何不可齊之刪意若二子同出則當高止將後之而高止因與而出所謂大夫三字言久順或有闕文許氏曰不可以訓故曰出奔亦久順

孟孝伯如晉

夏晉士鞅來聘故冬報聘

薳罷聘

晉為伯主猶以其臣報則使之卿今楚子亦以伯主自居矣通武向戌為之也

般弒君

按蔡殺不發子不子者父不父子不子可乎君弔世子合其之謂父之道者仍之稱蔡楚言何而般入通

經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後同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杜註郟敖即位張氏曰晉以君行楚以臣聘自宋之盟楚行伯主禮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孫氏曰稱世子般之惡也不日略之

傳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其天

宋災伯姬卒

按此宜以穀梁爲是左氏譏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義非也胡傳多刻氏說以爲非胡傳者其賢行脫天下之婦道也劉氏曰不求生以害仁也胡氏曰婦中之伯姬也吳氏曰非宋之災子不能救也吕氏曰與求乎不能救其母也汪氏曰姿節不渝風勵千古王氏曰列女傳魯宣公女成公妹嫁宋共公七年共公卒寡三十四年復叙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宋共女而不婦苛也未錄]

穀梁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列女傳引此]

殺其弟佞夫… (running header partly cut)

速火非同殺柔伯姬未云趙氏求生不如守義而死語更詳伯姬蓋全乎心之見也

殺弟佞夫

杜氏謂弟惡王後悄而張氏曰括謀亂而佞夫不知而又不心亡矣

瑕奔晉

范氏曰不言出則無外蘇氏曰五臣以王故殺之而王不察稱王殺之也故書王瑕奔括瘳不書賤也湛氏曰瑕逃王王不能存之義詳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佞公作年

傳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吳氏曰舜封象仁人之于弟如是也罪當王不能免其弟也

叔弓如宋葬姬

杜註從夫謚也劉氏曰使其姬避火全生未足以害其貞然不以全生之故而遂當義卻亂之重于生求仁得仁何以過此

霄奔入殺霄

劉傳不言叛將以滅同非道叛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矣

穀梁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劉氏曰非親親之道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陸氏曰而其志行使卿往會

左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夫人喪大夫會葬亂也使卿厚之也

公羊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穀梁同後叙伯姬逮火而死事與穀梁前傳同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

言敗之詞

朴計耆酒荒淫專多辟之襲氏曰不君大夫位已絶於張氏会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罷伯有伯有所爲有亡身之道也

林註公焉在家臣謂伯有爲公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

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從彊直則可以弭難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

俞氏曰子產握與瓜

字有

子石印段字

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

杜註墓門鄭城門
頡馬師子羽孫
駟帶子西子子上宗
上皆召言駟氏伯有
皆召子產也
俞氏曰子產謂眼
杜註斗城鄭地名

願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
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
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
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
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
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

祇宜慮

葬蔡景公
穀梁不日卒而月葬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刘氏曰弑不書葬常也此不討賊者失民之訓乎公羊說詞未
鉄汪氏曰明書弒於口家氏曰賊不討書葬臣子視為道儀范子可責矣

會澶淵宋災故
朱子曰伊川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穀梁 不言大夫惡之也 惡其先醉于酒後入為乱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弑君而往會其葬刺諸侯不以為賊而討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貶失察賊也左姑存劉氏曰左非也

左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

公云大夫以人卿不得憂諸侯殺云善之已人以衆未録

公薨楚宮

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謹修德政而勤民但務作楚宮公志荒矣僻氏曰襄作楚宮而穆叔知其必死術出公穀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孰覊見乎四休也

子野卒

胡傳子野過毁也子

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胡傳蔡般弑君大變會葬不討乃以宋災小事合諸國故貶書人譏卿．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倩時 四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過毁）立敬歸之娣齊歸

野適合立昭公故穆叔不欲而不能止○杜註不對未成君准氏曰子弒父觀子野之傳考何如哉聖人之感深矣王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制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過哀根乎至性賢哉而不能輔以教開以禮大臣之罪也○胡氏曰毀守者矜莊之處子野賢季氏忌而弒之以毀言之朝而入不繫月此說與諸說異子不均好合附存

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杜註不居路寢而失所樂失其所也

經 楚宮非正也 何云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薛氏曰小寢猶非正況別宮乎

己亥仲孫貜卒 左云孟孝伯卒汪氏曰子羯嗣是為僖子

滕子會葬

諸侯有送葬于伯上者故小国會葬于魯然不聞諸侯躬自會葬于于所事可知矣

莒弒密州

劉傳此事依經之所言以証傳之誤可也導不可除亦不可泥存于因展輿非親弒也故以國人以目係秋傳為表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家氏曰展輿見立于國人能討賊于既立之後賊死矣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許氏曰首大夫送葬而滕子來葬非禮也家氏曰魯習受皆貶

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孝子嘉容而弔容多涕反常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姑存劉氏曰如左氏言父有罪子得弒之乎

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

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趙氏曰傳以字當為之字傳寫誤耳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九下 終